

从一份助教证明谈起---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 (UCSC) 交流

2015-05-15 13:06:02

在我忙于打包自己的行李，准备离开美国加州回到熟悉而陌生的上海的时候，我收到了这份助教证明，和它一起附件过来的还有和全班三十来位同学以及老师的合照。曾经以为，交流的日子带给我的回忆是没有根的，漂浮在脑海中会时常忘记又时常想起，但这份证明的出现却牢牢牵绊住所有的点点滴滴，牵扯出太多无法忘怀的怀念。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

MERCED • DAVIS • BERKELEY • LOS ANGELES • MERCED • SERRANO • SAN DIEGO • SAN FRANCISCO



SANTA BARBARA • SANTA CRUZ

LANGUAGES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218 COWELL COLLEGE
VOICE: (831) 459-2054
WEB: <http://language.ucsc.edu>
FAX: (831) 459-5108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
1156 HIGH STREET
SANTA CRUZ, CALIFORNIA 95064

Dear Colleagues:

It is my pleasure to inform you that we had Mr. Shichao Du as one of my teaching assistants for intermediate and advanced Chinese classes during the Fall Quarter 2014 a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 He assisted students in need and prepared them for exams and other assignments. In addition, Shichao offered tutoring sessions to greatly improve students' Chinese conversation skills. Overall, Shichao has been an enormous help to me as well as to the students.

Sincerely,

Ting-Ting Wu
Lecturer in Chines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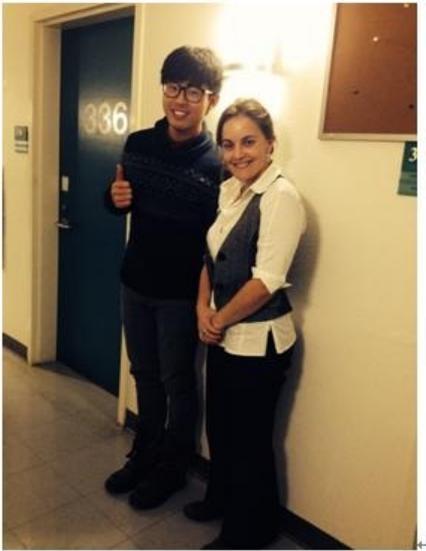
(助教工作证明) ↵

这是我在美国担任的一门中高级汉语助教工作的证明。不同于以往的汉语课，这门汉语课是简体字和繁体字并行教授的“双语”课程，但是我依然坚持申请助教。这份助教工作没有学分也没有工资，但对我而言是一段非同以往的经验体会。做好这门课的助教其实不容易，除了要在课堂上解答同学们的疑惑之外，我还要先于同学们完成课后的作业，此外，我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单独抽出时间，开设自己的speaking section，一个类似于口语辅导班一样的课程，和美国当地学生交流作业、课程，以及所有和课程相关的语言学习话题，以强化学生们的汉语理解和汉语表达能力。说实话，助教工作比我课程的压力还要繁重，尽管是中文课的助教，但是我一次要准备简体和繁体两份材料，还要花时间去完成作业以及教授作业。很令我开心的是，我不仅坚持完成了助教的任务，还获得了同学们的认可，在我任助教的最后一节课上，同学们赠送给我许多他们手工完成的礼物，因为他们知道中国有个俗语叫“礼轻情意重”。最为开心的是，在这个有着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肤色的同学的班级里，我时时刻刻审视自己的文化，也学着去感受不同的文化，思想碰撞也思想交融。在我辅导的学生中，有三名将于2015年秋季学期前往复旦大学交流，希望我的努力能真正帮助他们在这儿安心而快乐地生活，如同我在圣克鲁兹的生活一样。小镇生活就像初到任何一座城市时有的惊喜和彷徨，我独自前往位于美西边陲的圣克鲁兹小镇，拖着两个沉重的行李箱，紧攥着满口袋的不安与期待。圣克鲁兹小镇位于美国最美的一号公路中途，毗邻太平洋，是一个以沙滩、海洋与森林闻名的旅游景点，所以常年可以看到络绎不绝的游客。但不同于其他的旅游景区，这里并没有被商业化的浪潮所吞没，相反还保留着一些原始的、让人猝不及防相遇也毫无保留相爱的最天然的质朴。就如同这座城市的气质一样，我在这儿的生活也波澜不惊，却简单到每一天都可以纷繁多彩。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 (UCSC) 并不是所谓的名校，也不见得对美国社会有极高的影响力，所以起初得知自己前往的将会是这所大学的时候，内心是有抵触的，但如今要我回过头重新选择的话，我一定将它作为首选，因为我觉得一学期的交流时间有限，如果能学到长足的知识进而得到学术的提升固然好，但最意义的事一定是去感受。一是感受不同国家大学的学习氛围和大学生的风采；二是感受和不同国家同龄人之间的友谊；三是感受不同国家对中国的褒与贬，赞扬与厌恶。而在这样一个淡之若水却甘之若饴的小镇上，所有的感受都是那么的真实，就如同校园内随处可见的山，随处可见的树，随处可见的狸和随处可见的鹿一样，倏然闯入眼帘就再也无法抹灭这样的不期而遇。



(校园中随处可见的鹿) ↵

小镇的闲适对我而言是最好不过的，除了那种接近与自然本真的沉静与舒坦之外，生长在上海的我第一次体验告别钢筋水泥的生活，和随处可见的鹿、狸猫、松鼠、甚至是美洲豹生活在一起。这儿的清爽提供了我学习的氛围，同时也让我看到了当地人对待外来文化最本真的反映。交流期间的学习在整个4个月的交流期间，我共选修了4门课程，分别为**Intercultural Study**，学习跨文化社会的理论和跨文化交往的技巧；**Aikido**，学习合气道的体育课；**Society and Nature**，学习社会学视角的自然与人类行为的关系；**Body and Society**，学习人类身体怎么被社会所操控，又如何反抗社会的操控。此外，我还是一门中文课的助教，帮助美国学生一起学习中文。最终我获得了全A的成绩，累计绩点4.0。在这所有的课程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Society and Nature**，作为课程上的唯一一名中国学生，且也是唯一一名大三的学生（其余学生均为大四），教授**Perkin Tracy**对我照顾有加。这门课的教学大纲上的说明是：“课程以美国社会为基础，阐述环境社会学理论”，但是当教授知道我来自中国后，特地修改教学大纲，并为我单独开辟两个课时，讨论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以及中国的雾霾问题，全班同学都参与讨论。此外，课后**Tracy**教授也会关心我的英语水平是否能理解她的讲授以及我对作业是否感到压力等等。说实话，**Tracy**教授的课程压力是很大的，因为每周多会有近200页的阅读量，但也正是这种高压的学习让我能够吸纳更多的想法，再不懈的努力下，我的平时作业得到满分的成绩，并且拿到了**Tracy**教授特别奖励的附加分。最后我以一篇**The Environmental Influence of Suburban Urbanization in Shanghai**的论文完成了课程，并且参加了课程优秀论文展示活动。我也拿到了**Tracy**教授给我写的一份推荐信，帮助我继续我社会学方面的研究和学习。此外，在**Body and Society**课程中，在教授的协助下，我完成了对中国女书文化的研究，发现了女书作为中国古代女子（江永地区）特有的文字形式，不仅是女性对社会反抗的产物，同时也逆向强化了社会对女性施加的压迫，得到教授的好评。美国大学的课程形式和中国不同，除了课时安排之外，教学方式也是不同的，美国教育更注重学生自主学习和自主研究能力的培养，会有很多的阅读内容和思考能容，课堂与其说是教授知识的场域，不如说是交流产生知识的场域更为妥帖。



(与 Tracy 教授的合影) ↵

跨国友谊 在美国，我很幸运地居住在校的**international living center (ILC)**中，这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佳的交流平台，而我朋友们也来自不同国家，从美国当地到英国、新西兰等欧洲国家，到墨西哥、加拿大等美洲国家再到日本、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韩国等亚洲国家。我们时常相聚在一起举行**home party**，一起煮饭、聚餐然后看电影，最后空出一段时间交流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和思想差异。当然节假日的时候我们结伴出行，在整个加州自驾游，从三番到**LA**；也一起飞到美东共度圣诞节和新年，在迈阿密河上泛舟，在奥克兰跨年，在鸡尾岛（美国最南岛屿）聆听海风。或许正因为我们有不同的社会背景，所以我们陌生而熟悉，彼此之间都存在一种神秘的吸引力，但同时也不会因为共享太过接近的价值体系而感到不自然，一切都恰如其分地把我们汇聚在一起，我们的文化也汇聚在一起。当然这种文化的交流不是单向的，我不仅仅参加美国文化语境下的各种活动，如万圣节，我也把中国的文化传播出去，比如在交流期间，我和香港的同学一起组织了**Chinese Culture Night**，为近5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做中国菜，教他们数生肖，和他们一起玩耍中国传统游戏等。如今我回国至今已经四月有余，但我们依然几乎每天都保持着联系，分享所有的喜怒哀乐（七月要共聚日本）。



(和朋友们共度万圣节)

文化相对主义视角下的国家感受：在美国，我作为一个来自中国的学生，无论中国如何发达，我只能隶属于社会从属群体，尽管上海人在中国社会中已经习惯了主导群体的地位，但不得不承认独在异乡便是异客的事实。有时，我在美国所体会的国家感受是略带痛苦的，倒不是美国人对中国的误解，而更多的是中国人自己对中国的误解，于是我撰文《大国幻想：我在美国做了个“实验”》，并在复旦社政团学联的公共主页上发布，仅三天不到的时间，微信阅读量已经超过一万人次，并且在互联网上引发了小范围的议论。尽管褒贬不一，但这是我真实的国家感受，也是我觉得应该说出来与所有人分享的。不得不说，外国友人对于中国文化是有偏见的，就如同我们对他们的文化一定也是有不了解的地方，但这并不是我们应该去抱怨或者不满的，因为文化是相对存在的，没有高下之分。只是或许反观我们本身，对于自己的文化就是站在族裔中心主义的窠臼里的，所以才会对于别人的不解暴躁不安。如果足够自信，便也就风轻云淡。我会尽全力做的不是去争辩，而是时刻作为国家形象的表征，去展示自己的文化，决非否定他人的文化。也许正是这样的思想成长，让我等到了课堂上不同国家学生的认可，我最自豪的是，在我做助教的中文课的最后的一节课上，有一位同学评价：“你让我了解了不一样的中国！”这句话的分量，于我而言，重于任何感谢与肯定。 出国交流并不是一种手段，而是一种体悟，这不是一个可以为自己设定事无巨细面面俱到条框和准则的过程，而是一个对直观感受做出最真实反应，也因真实反应而去直观感受的过程。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我喜欢圣克鲁兹这个小镇的所有不期而遇和猝不及防的原因。这就是简单却纷繁，这就是质朴却深刻，这就是自然却浓厚。我想，在那儿的4个月，是我愿意不断向自己提起的，走在太阳底下就能想起的，萦绕心头的光晕。就像那份助教证明，证明的不仅是学习、不仅是服务、不仅是生活，还是思想的成长。重新回到钢筋水泥中，已经没有不期而遇的鹿，有的只是猝不及防的车，但那种怀念却时常涌上心头，在阴天也在晴天，像伞也如荫，让我在嘈杂繁琐的都市生活和马不停蹄的都市节奏中也找到如圣克鲁兹一样沉静、细腻与质朴的一席之地。